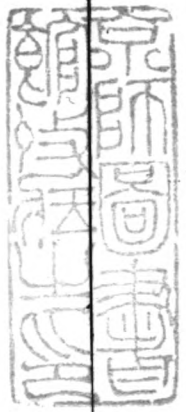


四書待問卷之九

論語



臨江蕭

鎰



述而

夫子戒子路之好勇則曰臨事而懼而又曰
勇者不懼

有血氣之勇有義理之勇非血氣無以載義理非義
理無以養血氣此孟子之言養氣必曰配義集義而
以無是不慊為餒也義理血氣相為用故其為氣至

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其德盛
體充無所挫撓而何以懼為哉若夫血氣勝於義理
而一切以不懼行之君子必亂小人必盜是非勇之
過也有勇無義之過也子路好勇往往血氣之分數
多義理之分數少故夫子深裁抑之臨事而懼欲其
敬于事也非謂勇者必懼也不懼正勇者之事臨之
事而懼夫子為子路好勇過我言之耳

子在齊聞韶韶舜樂齊何自有之

說者以為陳公子完抱韶樂奔齊其說本漢禮樂志

臣瞿啟甲呈進

史記舜子商均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
則謂陳有韶可也而取微子抱祭器適周為微或謂
陳非亡國完以罪出宜不得而抱之或者成王以天
子之禮樂賜伯禽故魯得備四代之樂春秋之時王
室衰微諸侯皆有僭禮樂之心而魯之師執適齊齊
之有韶樂蓋自摯始夫子嘗稱摯矣必其於樂有可
觀者自隋

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豈未學之前固
嘗有過學易而後無大過將猶不免於小過

乎

到聖人地位愈覺義理無窮聖人存心如此未嘗自說無過至此方言無大過則猶以未能無小過也雖是謙辭然道理真實無盡期如此類方見聖人氣象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何以不言易樂春秋古之為士所習詩書禮樂而已言禮則樂在其中易掌於天下春秋於太史非學者所習之正業

桓魋其如予何匡人其如予何公伯寮其如命何

臣瞿啟甲呈進

聖人臨難有為不自必之詞者於公伯寮是也有為自必之詞者於桓魋匡人是也伯寮之愬子路利害在於廢興之間其愬之行則季孫惑志必有是理聖人豈得而必之哉至若桓魋匡直欲加害于孔子則聖人固知其必無是理矣如予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夫子既言吾無隱乎爾何以又曰予欲無言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而其妙道精微之發亦皆天理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自其體

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者觀之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固自有可道可法可觀可度者存自其天理流行之實者觀之則其至誠無息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自然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此聖人之所以為天也而豈諄諄然命之乎自脩
先儒謂予欲無言與吾無隱爾之意相發益則言無隱而未及無隱之實必待後篇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流行發見之實然後無隱之義始明蓋學者知無言隱之而不知無言之無隱也

臣瞿啟甲呈進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何以不擇

多聞未必盡實若有所從不可不擇多見則得於目覩見其所已然但未有所行則不可不識以備參攷夫子自言多見而識之矣及子貢以夫子為多學而識之則又以為非

多見而識多學而識皆知者之事多見又知之次者不知而作聖人所必不多見多學聖人所不必無但學者以是觀聖人則為未得其要耳子貢以已觀

聖人者也故以為多學而識之而不知聖人之所以
聖不在于多學能識之勤而在於一以貫之地耳
曰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聖人非真以多學能識
謂非聖者之事蓋以撤子貢之蔽使之造於
一以貫之地耳然多學而不知一貫則無以至於聖
知一貫而未嘗有多學能識之功又將何物以貫之
故聖人自曾子外非子貢不足以於此
仁道至大夫子既不輕以許人而曰人遠乎
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則又易言之

臣瞿啟甲呈進

仁道至大非全體 不足以當之非當理而
無私心者不足以行之聖人未嘗以為易而許人亦
未以為難而絕人 於人心之所固有所謂心之德
也常人蔽於私而不能反放其心而不知求故有以
為遠者反而求之吾心去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
理之公則吾心之所固有者即此而在矣夫何遠
之有

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則仁似易言也又曰
仁以為己任不亦遠乎則仁又似難言

言之易所以取人進德之權言之難所以教人力行之至夫仁人心也不假外求欲之則至固無難者然不能身體而力行之即是此心不無私欲之累力有不足即不能勝此重任故至之雖易猶須勉用其力也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聖人未嘗以仁為易而有之於己亦未嘗以仁為難而絕之於人蓋仁道至大一有不至即為非仁而為仁由己反而求之在我而已學者不可以聖人自謙

臣瞿啟甲呈進

之辭而怠於用其力也仁者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自心德之全而言則根於固有不假外求故欲之則至自天道之備而言則雖聖人有所不敢居者故曰吾豈敢蒼葦

泰伯

泰伯文王其迹不同夫子何以皆稱至德

泰伯處父子兄弟之變而欲全天性之恩文王處殷周興亡之際而欲全君臣之義然泰伯至德是對太王剪商而言文王至德是對武王誓師而言若論其

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太王泰伯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為獨全其心表裏無憾若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不免有不得其全者矣
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所以為至德

泰伯諸侯之子何為言三以天下讓

泰伯之讓在太王時事迹甚微人莫能知而所以使文武之有天下實由於此是以天下讓也其讓國處人得見其迹其讓天下處人莫知其心或曰使其不

臣瞿啟甲呈進

逃亦足以造周故曰以天下讓

逃而以國讓者泰伯之迹使文武得以百里定天下者泰伯之心使泰伯而不讓必不肯以滅殷為事不讓國不滅殷則上不能成太王之志下無以開周八百年周邦之基泰伯之心荒矣故讓之而然後已之心得大王之志遂周之天命自此始矣自脩

泰伯之讓知天下之必為周也知天下之必為周而不以天下為利者以天下有待於文武也天下有待於文武則大王傳次以在季歷故讓之季歷以及於

文武焉當是時周雖未嘗有天下而其所以能使文武造周者皆自泰伯之讓基之則雖謂之以天下讓亦可蒼叢

能矣而問不能多矣而問於寡不能且寡矣而下問之豈人情乎

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唯恐一善之不盡故已固能矣豈不猶有所未能已固多矣豈不猶有所欠闕而人之所不能者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也所寡者或寡於此而贏於彼也其所以問寡問不能者求盡乎

臣瞿啟甲呈進

義理之無窮非挾其能且多以窮人也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過庭之訓何以止言學詩學禮而不及樂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此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過庭之訓但及詩禮而未及於樂者教不躡等

聖人教人固有次第興詩為學之始立禮為學之中成樂為學之終過庭之訓而曰學詩學禮者蓋學詩則事理通達心氣和平而後能言學禮則品節詳明

德性堅定而後能立其不言樂者或者此明伯魚之學可及詩禮而未及於樂故必詩禮之就而後成之以樂乎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使衰世之人皆如此誰與興天下之治

人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既以邦有道而貧賤邦無道而富貴為可恥又以邦有道穀邦無道穀為可恥

上章為天下有道而隱無道而見者言之下章為有

臣瞿啟甲呈進

道而苟祿無道而貪祿者言之其可恥一也

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又曰邦無道穀恥也

士當治世無可行之道而安於貧賤無有為之才而但知食祿其為可恥均也

有道而貧賤恥於無德可進有道而穀恥於無道可行

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巍巍乎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至論博施濟眾與安百姓則曰堯舜其猶病諸

論聖人之德大無不周聖人之心慊不自足堯之德同於天舜之德同於堯其斯所以為巍巍也聖人豈不欲博施濟眾與安百姓哉顧治有所不徧及耳是聖人之心不能不以之病也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而况於聖人乎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則固已多於舜矣何以言唐虞之際於斯為盛

五臣謂禹稷契臯陶伯益舉大臣而言也舜典則有

臣瞿啟甲呈進

九官十二牧四岳之任春秋傳則有八元八愷之相此所謂唐虞之際之盛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謂禹稷契臯陶益也子夏乃謂舜有天下選於眾舉臯陶而不及四人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以人才而言也如武王亂臣十人之類選於眾舉臯陶以夫子言舉直錯枉能使枉者直而言也以下文不仁遠者推之可知矣臯陶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刑期於無刑是謂不仁者

遠所謂能使枉者直也蒼藂

四書待問卷之九終

臣瞿啟甲呈進

四書待問卷之十

臨江蕭鎰編

論語

子罕

子罕言命何以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命以理言則理至精微人所難識知未及而驟語之則反滋其惑將至於委人事於不脩故罕言命以氣言則貧富貴賤窮通壽夭得喪利害有一定不可易之分苟知之未至則信有不及將計較於得喪之間

避就於利害之際而其本心亡矣故不可以不知命
夫子與門人言仁多矣何以謂之罕言
孔門答問甚多而言尤其切要者故門人備記之仁
而所記止此亦可謂之罕矣况所言不過泛及為仁
之事至於仁之本體則未嘗盡直指以告人也

顏子言夫子博我以文而論語僅有問仁為
邦二事

夫子固曰吾與回言終日想見凡天下之事無不講
究自視聽言動之際人倫日用當然之理以至夏時

臣瞿啟甲呈進

殷輅周冕舜樂聖代之典章文物一一都理會過於
此舉其大綱以語之故顏子便能領會無復疑問自
非平日博之以文豈能如此

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何
以止言雅頌而不及國風

自衛反魯止是正樂非謂刪詩雅者大率朝廷之樂
章頌者大率宮廟之樂章風詩風奏於樂者惟二南
及豳風詩云以雅以南也禮云取豳風列國多不正
之聲樂所不奏故正樂止言雅頌

衣敝緼袍子路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進於道何在陳絕糧遽至愠見

子路以名利界限所見已明但其功夫粗疎未入聖賢之閫域所以聖人常欲抑其所已能進其所未能。子路不伎不求於名利得失盡已豁除所謂審富貴安貧賤取舍之分明矣至於絕糧逆境之事非樂天者不能處

子路愠見是存養之功未密也顛沛處却達仁

第九篇知仁勇知先於仁十四篇仁智勇仁

臣瞿啟甲呈進

先於智

先知而後仁勇者以就入德而言先仁而後智勇者以就成德而言

鄉黨

第十篇言孔子又言君子若君子即孔子何以不皆言孔子

孔子所為即衆人所當為者故問言君子聖人以身為教故記者以教法書之

先進

孔子從先進無取於文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則又有取於文

從先進者從文武周公之舊即從周也文必若周公之舊方可從之周末文弊已不足為文矣從周者三代損益之勢當然從先進者周末文弊救之當然並行不悖

先進即周家前一輩行之人如周召之類周末文勝浸失周公制禮之意非復周公之文矣從先進者正欲反本復始從周公之文也

臣瞿啟甲呈進

聖人於禮樂所取者文質得中所不取者文過其質周監二代而損益之於是禮樂大備故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下言先進即方周盛時制禮作樂之行輩也先進之禮樂即郁郁之文也周末文勝至於滅質於是以後進為彬彬先進質野故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然則從先進即從周也豈有異乎

孔子弟子列於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者十人而曾子不與焉豈曾子於是四科猶有所未

至與

四科乃弟子相從於陳蔡者耳曾子孔門高第一貫之旨唯曾子為能領此則顏子以下曾子固不在冉閔後其不列四科中者必在陳之時偶不在行或從而此時及門故不與十子並言不然曾子承道統之傳者子思孟子之學蓋出於此而豈出於顏閔科目之外者哉蓋信十哲世俗論也

冉有季路以政事稱嘗見於用而未聞有卓然可紀之事抑用有大小時有難易與

臣瞿啟甲呈進

士之適用者不以時之難而藏其用濟時者不以用之小而廢於時由求屢見稱於夫子其於政事方之諸子必有一日之長而當時仕者各世其官士無自而進二子雖有政事之能其仕於季氏固其所也豈以時難用小為不足哉子路墮三都黜冢甲舉百年僭竊之三桓而正之冉有禦國書獲齊甲舉久為齊弱之魯而張之仕於季氏而功在魯國時雖難而為之若易用雖小而所成甚大持身脩謹無人臣之過非得聖人為之依歸而能若是乎蒼藁

宰我在言語之科而戰栗之對短喪之問并
有人之問皆陋

戰栗之對取辨於答問之次口給以禦人此其能言
之病如短喪并有人之問則是不飾詞以自欺必欲
討論到真實處宰我以言語名必其長於奉使專對
之事子貢亦然史記可見所不足者學問之言也故
夫子謂以言取人失之宰我

季子然問大臣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子
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事君

臣瞿啟甲呈進

取友其事果同與

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然忠告而善道之不
可則止者已不而數之詞正與朋友數斯疏矣同義
故下文亦曰毋自辱焉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不從
君之欲必行己之志則在我不有確乎不枉道事人之
意故止字義別

顏淵

克己復禮為仁克去己私則天理自明矣猶
有待於復禮乎

克己還須復禮克己而不復禮空門是也所謂己私非禮是也所謂克己四物是也克其非禮者則禮便在此非於他處求禮來復能如是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之體見矣

己與禮相對待才彼克即此復克之為言如戰者之赴敵復之為言如行者之赴家克己而不復禮雖無方外之失然退而無所歸則必至奔潰四出矣故克己必須復禮

己與禮對立克去己私必復於禮然後為仁若克己

臣瞿啟甲呈進

私後便無一事則克之之後不免落空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乃所以為仁也却不用將克己復禮作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則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則才克己便復禮也

克己復禮是清其源克伐怨欲不行是制其流仁與不仁可見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猶有非禮之病在謂之勿則與不行何異

克己是掃除私意天理流行於外不行是遏絕私意病根潛藏在心不行是閉門去賊賊去門開克己是

快刀斫竹一刀兩段。○克己則私欲已是外物勿者制之於外者也不行是未能去四者之累但制之使不行耳勿者用力於初分之際則私欲已消而天理之本然者可得不得者用力於既萌之後則人欲猶未離而天理之在人者尚有蔽也勿者克己以後之工夫不行者克己以前之工夫。○克己是就家中擒賊而殺之家便安寧若有克伐怨欲而但禁之使不行猶閉賊在家不令出外作過而已畢竟不免居停也

臣瞿啟甲呈進

顏冉問仁夫子答之不同克復敬恕有相入否

持敬行恕雖未曾用力去克己復禮然却與克己復禮只一般若自此涵養之熟那私意自是容不得出門使民時容私意不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容私意不得

孔門問人多矣何顏冉獨有請事斯語之對二子蓋自度其能踐是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能充是對而記之

顏淵問仁子曰為仁由己子貢問為仁子曰
友其士之仁者一曰由己一曰友士何以不
同

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
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復禮則事皆天理
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為仁由己者見其機之在我
而無難也顏子不伐無施自是仁人而不能無違於
三月之後故夫子以是語之子貢悅不若己賢于方
人則其克伐之私猶柴立乎其中故必得士之仁者

臣瞿啟甲呈進

與之為朋友相觀而善攝以威儀擴充其義理消釋
其疵類使心之全德漸漸完熟則為仁由己亦自此
得之先儒謂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為仁之道則不
易乎此

夫子答顏子問仁問為邦二事抑有先後乎
須從克己工夫可及為邦之事

篇首言為仁由己篇末言以友輔仁

為仁固由己亦必有朋友輔成之益相觀而善攝以
威儀切切惻惻忠告善道皆輔仁之道故又曰友其

士之仁者

夫子兩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則告子貢以恕言一則告仲弓以仁言

以恕言恕者之事以恕言仁為仁之方也仁非子貢所及故唯告之以恕仲弓可以言仁故告之以為仁之方仲弓請事斯語則其學問工夫已造於此先儒謂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可全是也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不幾於二本乎

子夏初意只言在我者敬而無失與人則恭而有禮

臣瞿啟甲呈進

如此則海內之人皆親愛之如兄弟矣何患於無兄弟乎蓋欲寬牛之憂而為是不得已之言只不合皆兄弟一語遂成無差等意圓而語滯者也

子張樊遲崇德辨惑之問夫子答之何以不同

子張務外而性率樊遲計近效而理未明聖人各隨其藥之

子張樊遲皆以崇德辨惑為問豈先有是目乎

胡氏以為或古有是言而聖人標而出之使諸弟子隨其所欲知思其所未達以為入道之門戶耳

崇德脩慝言其所以脩辨惑不言所以辨兩章辨惑之旨雖異然皆昏於血氣而昧於事理此其所以為惑明乎此則凡吾之所以惑皆有所未來而辨惑之方得矣

忠恕除一個不得然行之以忠除却恕其恕乎除却忠

行之以忠行處便是恕其恕乎所以恕者便是忠所

臣瞿啟甲呈進

謂除一箇不得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又曰唯仁者能好人能

惡人

仁主於愛然一有所繫或倚於一偏則非仁矣唯其心無所繫然後是非不謬於理而其好惡之間無非大公至正之道所謂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也能使枉者直則亦無待於惡矣蒼藂

愛人知人仁知之用夫子何不告樊遲以仁之本體

體用雖仁而本末未始相離用即體之所以流行者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子游曰朋
友數斯疏矣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者取友於人者也朋友數斯疏
矣者與人會友者也取友於人者是求有益於我也
故講學以會友而不厭其數取善以輔仁而務其專
而何可以離群索居哉與人為友者常恐失色於人
也故忠以告之而不聽則當去善以道之而不納則
當止而何可以煩瀆取辱哉學者而欲取友於人當

臣瞿啟甲呈進

如曾子之言欲與人為友當如子游之言蒼菴

四書待問卷之十終

臣瞿啟甲呈進

四書待問卷之十一

臨江蕭鎰編

論語

子路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仲弓何以獨問焉知
賢才而舉之

是時魯國侵官濫刑賢才廢棄皆季氏之為也仲弓
正乎季氏季氏正乎魯國則其於為治也何有仲弓
不患有司之難為先小過之不可赦而獨患於賢才

之不盡知仲弓其可使南面哉

衛君待子而為政若出公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則正名之說恐難行於衛君

使夫子果仕於其國必以父子之大倫明告出公使之改化自為去就不然聖人豈肯北面無父之人仕無父之國哉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是責子路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然夫子嘗曰疑思問矣何責子路之深也

臣瞿啟甲呈進

疑則思問可也子路不達正名之旨而不能問便率爾強辨反以聖人為迂是尚得為問乎

樊遲請學稼圃志則陋矣然大舜伊尹猶躬耕畝畝夫子何獨深斥樊須

遇此時則為此事遊聖人之門所學何事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月有成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不知期月三年必世百年規模如何

舜一年成市三年成都到得躋民仁壽比戶可封亦必世而後可聖人與天地同流故化成之功速而大善人若川海藏納故涵泳之功遲而小

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即戎均是善人也何百年七年遲速

不同

可以勝殘去殺者得化民成俗之效可以即戎者有趨事赴功之心化民成俗使黎民醇厚刑措不用則必積之以久而後能致故其功遲趨事赴功則由孝

臣瞿啟甲呈進

弟忠信作與其氣可以使之親其上死其長故其功速人而知親其上死其長則必漸摩於仁義之心自化風俗自易而後至於勝殘去殺

孝弟百行之原夫子以為士之次而居行己有恥使命不辱之後

古之為士何事哉上而從公卿大夫之後用於世者也下而居農工商賈之上修於家者也行己有恥使不辱命者其材足以有為而其志有所不為是漢志所謂學以居位曰士者也孝弟自是行之大者然稱

於族黨而無適於用則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蓋本立而材不足者孟子言窮不失義而修身見於世者故其次也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徒守其一夫之私行而不能擴其固有之良心此特鄉之善人于士之義未弘也凡言士當主節概而言

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何在陳之嘆思狂士而不及狷者

狂者志大高而行不揜狷者志未及而守有餘雖皆

臣瞿啟甲呈進

非中道而皆可進然狂者氣質高明足以有為狷者氣質貞固足以有守有為者可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而已故在陳之嘆以不得中行而與之則思魯之狂士狂者又不可得然後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狂者志高意遠可以有為狷者介然自守有所不為孔子思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故先取狂者

剛毅不訥近仁訥字何如其言也詎

訥者遲鈍而無巧佞則心不至於外馳故近仁仁者

心存而不放則其於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故其言也諷訥是質之近於仁者其也言諷夫子為司馬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多言而躁必此心外馳於事多苟如何得仁故必持守堅定不易其言然後入德訥是本然之質諷是變化之質及其至之一也

切切惇惇是有懇到詳勉之意曾子何以言忠告善道不可則止

切切者教告懇到而不揚其過惇惇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皆有忠愛之誠而無乖戾之害與曾子言

臣瞿啟甲呈進

意相蒙

憲問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君子依乎中庸乃教人危言危行也

危者高峻而有廉角之稱非詭險不平正之謂士必有廉角乃是持身中正庸常之理又能視時舒卷豈非中庸之道今以毀方瓦合同流合污為中庸此聖人所以深惡鄉原也

危言危行固非中庸之道但用之有道之世則無害

用之無道之世不可不斟酌故聖人只許危其行不許危其言見不是常道理

南宮适言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子曰君子哉若人樊遲請學稼子曰小人哉樊遲須也

有以君子小人對言之者以其德言之也此言躬稼者之所以為君子也有以大人小人對言之者以其事言之也此請學稼者之所以為小人也

臧武仲之要君是好知不好學者也夫子論成人何以又取其知

臣瞿啟甲呈進

成人一章合諸子之所長而為一人如已成之樂相為佐使而無偏用之害若止用一物而無諸物相濟未免為害

死於所事義也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夫子何以不與忽而與仲

以忠於所事而死之則召忽之死為義以所事非正而可以無死則召忽之死為傷勇故聖人於管仲置生死勿論而不取夫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君子上達下學而上達同異

同是一理但君子知下學工夫故能上達小人私欲蔽固不知人事故日益污下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於高明由其下學是以上達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夫子何以請

討陳恒

聖人作事名正言順必無以燕伐燕夫子之請討陳恒是欲哀公請於天子而討之耳

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先發後問可也何不可討之有

臣瞿啟甲呈進

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任其於用舍無足言者何孔子以道之興廢繫之

此墮三都黜冢甲之時也道之興廢於是乎在

文亦道也何道有興廢文有喪未喪之別

孔子以道之廢興付之命文之得喪任諸己蓋道唯繫興廢而已却喪不得文如三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

賢者避世沮溺自處以避世之士豈沮溺亦賢者乎

避世必伯夷太公之徒乃稱賢者之名沮溺自避世之士但所處偏耳蓋其有長往不返之意設使天下有道而出畢竟亦無甚設施也

衛靈公上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以俎豆為重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以籩豆為輕

以軍旅對俎豆則俎豆為本軍旅為末故言俎豆不得不重以道德對籩豆則道德為本籩豆為末故言籩豆不得不輕靈公無道而有志於戰伐之事夫子

臣瞿啟甲呈進

欲其知為國之道必有禮以為之本也况禮之全體軍旅固在其中若自俎豆而充之而能以禮讓為國則軍旅可不用矣敬子魯之強家而未知以脩身為為政之本曾子欲其知為治之道反諸己而不外求也况道之全體籩豆亦其一事若自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而約之則知修己以治人而器用事物之細非所尚矣自修

夫子答顏厯言夏時殷輅周冕韶樂豈為邦之道止此四事與

凡此四事聖人於四代之中取其損益得中可為準則者各舉一事以為萬世常行之道百王不易之大發先儒謂發此以為之兆者是也由是而推之則凡事皆可依倣而行之矣

夫子兩言終日而皆以難矣哉結之二者果有先後輕重乎

心無所用則殆於死而不知天理之所存心鑿其用則蔽於私而不自蹈人欲險詐故飽食而無所用心將安於偷而不知檢非其心殆於死乎羣居而言不

臣瞿啟甲呈進

及義必鑿其智而不知反非其心蔽於私乎難矣哉者悼其廢時亂日而終無以入德也以先後論之心不在義故言不及義是無所用心之言在先言不及義之言在後以輕重較之無所用心則天理雖晦而猶存如行小惠則人欲偏勝而益偽是無所用心之患為輕好行小慧之患為重蒼叢

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下文言譽而不言毀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自言我無損真過實之毀譽間若有譽者必是

已嘗試其為人非過實而揚之也若稱人之惡而損其真則決無此事

聖人未嘗無好惡之公亦未嘗有毀譽之私其或有所譽者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而惡之未著者安知其不能遷善故雖前知其惡而卒無所毀所謂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亦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之意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何以又曰日夜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臣瞿啟甲呈進

非以思為無益也思而至於忘寢與食而不以學濟之則為無益耳故集註謂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

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二句似相反

耕本謀食卻有時而餒學非謀食而可以得祿所以分大人小人之事

四書待問卷之十一終

臣瞿啟甲呈進

四書待問卷之十二

臨江蕭 鎰 編

論語

衛靈公下

仁者心之全德知及之仁能守之則善有諸
已而大本立矣而猶有涖不莊動不以禮之
疵乎

知足以知此理而又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
而不失矣然或以臨涖之時舉動之際此心少不檢

點則厚於內而不嚴於外有其體而無其節即是氣稟學問之小疵不莊氣稟之疵不以禮學問之疵未得謂之盡善聖人於此功夫必要周密雖是本體已造醇美酒須檢點其餘使之事事盡善所謂德愈全而責愈備也

聖賢之於學唯知義理之無窮雖義精仁熟而於氣稟學問之小疵尤必致其省察克治之功焉蓋知及仁守德之厚於內者莊蒞禮動事之見於外者厚於內而不嚴於外則內之自治者亦疏矣是以君子存

臣瞿啟甲呈進

養之功貴於密也

夫子言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又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

蹈仁有益無害何憚不為此勉人為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求成就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耳蹈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義當死雖比干不害為正命

君子貞而不諒又曰友諒

諒似真而實非處義既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者也

擇邪正唯知必知必信而不易者諒也諒有二訓以諒對貞而言則諒視貞為不足止為小信若專言諒則不害其為執信之義

友諒之諒在人貞而不諒之諒在己在人者小信有所不棄在己者不期至於貞不止也學者自友諒而進之貞而不諒乃所以為君子

季氏

諸篇稱子亦稱孔子何此篇獨稱孔子

此篇洪氏以為齊論吳氏以為諸篇多出弟子之手

臣瞿啟甲呈進

而此篇必弟子門人所集也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夫子自言志學好學聖人且猶待於學與

聖人清明在躬義理昭著固無待於學而聖人之心唯見義理之無窮而自謂不可以不學況古今名物禮樂度數未有不須學以成者唯其志學好學所以為孔子之聖

自聖人而言似若無待於學而有其質者自謂得全於天而不脩之以人也

陽貨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公山佛肸召則子欲往

聖人道大德宏無不可雖是惡人苟其一時意向之善交際之誠聖人無不與者陽貨則見之之意不實交際之禮不誠故孔子不欲見之孟子曰苟善其禮際矣斯孔子受之

陽貨瞰亡此不足責孔子亦時其亡不幾於不誠乎

臣瞿啟甲呈進

據理合當如此非不誠也彼以瞰亡來此亦瞰亡往一往一來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途耳

孔子但往答其禮而不欲見其人亦不屑教誨也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如果不可移則性亦有不善者乎

性近習遠是中品人可上可下其性可以習而移若夫超然之上知冥然之下愚是他生來賦性殊絕非習所可移故先儒謂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皆是氣稟

性相近是通善惡知愚說上知下愚是就中拈出懸絕者說

上知下愚不移若下愚困而能學尚可移否非不可移人自不移耳若困而學之是性品猶有善處但恐生來性品已決絕無可移之理

公山佛肸之召夫子答子路何以不同

此即其所疑而告之耳子路以山公氏疑夫子之不必往也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於佛肸疑其或挽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挽我之意

臣瞿啟甲呈進

子路之不悅在子路之分則當然蓋子路以己處聖人未能以聖人觀聖人也學者未至聖人地位且當以子路為法

微子

比干諫而死謂之忠可也而孔子謂之仁是忠可以為仁也子文之忠何以言未知焉得仁

此心統體無私渾然天理方始是仁比干之心洞然無一毫私欲之累其至誠惻怛元自仁中出若無諫

紂之事已足仁人子文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然未能必其皆出於天理而真無人欲之私也蓋仁道至大非可指一事而言比干之仁是於大變故中見其所為有當於理而全無私心之謂若子文之忠但以一事之小者而欲信其大者則不可也

殷有三仁尹氏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為所當為唯仁者能之然未見微子當去比干當死箕子當囚端的不可移易處使三人者易地

臣瞿啟甲呈進

而處則又當如何

仁只是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微子義當去箕子囚奴幸不死耳比干即以諫死感悟所謂人自獻於先王也三人者各以力量竭力而為之非有所擇求仁而得仁者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不去聖賢出處貴於見幾而作而至於三黜而不去耶

三黜不去所以為下惠之和不以枉道事人至於三黜乃其介處和而不失其介所以為聖人之和

柳下惠降志辱身三黜不去可謂和矣何以
稱為逸民

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降志辱身也遺佚不怨阨窮不
憫則其不枉道事人可知及其犒師片言足却強大
之齊保垂磬之魯可謂言中倫行中慮矣然以魯僖
公之為君臧文仲之為政而莫與立則是和而不偶
者也故夫子稱為逸民

逸民各述其行何以不及朱張

六子之行自是三等朱張在三者之間所謂不踐迹

臣瞿啟甲呈進

亦不入于室者夫子既言我則異于是則不必深考
學者願學孔子可也

周有八士竟是何官

國語文王即位詢于八虞釋者謂此周之八士則虞
官也朱子以為不可考矣

子張

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十之職
分當為之事殆不止此而曰其然已矣然與
士者一男子之事只此數事非奇男子不能子張語

病在末句耳

學而優則仕可仕而優則學則先事後學可乎

學則講此道理仕是行此道理學有餘暇則可入仕仕有餘暇又當講學主學而言則仕為餘用主仕而言則學有餘然後事互相發也此章之意專為仕者不學而言蓋仕者不學天下之通弊故先言仕而後言學

仕優則學為己仕者言也當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

臣瞿啟甲呈進

伯魯不說學者故有是言學優則仕為未仕者言也未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夫子說漆雕開之對惡子路之佞亦是耳子夏之言似為當時而發故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若論其序當不如此

武叔以子貢賢于仲尼子禽謂仲尼豈賢于子貢二子敢為此論抑何所見

聖人固自難知子貢在當時想是大設明辨機敏通達事務故動得人夫子亦嘗自言達不如賜

物之廣博者其藏蓄也必高厚其中狹小則其外必卑薄此理之自然非其故為是高卑厚薄之殊也人之常情有如是之力量然後有如是之識見故處下者不足以窺高而淺近易見則人情之所共喜也雨露之澤物人皆知其為功而元氣之密運則人莫得而窺其際也

堯曰

允執厥中未發之中與抑時中之中與中有二義大本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中庸

臣瞿啟甲呈進

云者理之在事物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曰允執厥中蓋以在事物者而言若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止時行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虐暴賊吝是謂四惡吝似非惡德何以與虐暴賊並稱吝比三者似輕然亦甚害事蓋臨事遲疑畱縮必其人最多猜疑慮之人當賞不賞當罰不罰疑吝不決率以取敗而已

首篇首章三條三乎字末以君子言末篇末

章三條三也字首以君子言首尾抑有異乎
君子成德之名聖人教人期於至於成德也知命則
樂天不特君子而已知禮則有立不特學習而已知
言則知人不特朋來而已語意輕重淺深實相表裏
有深意也故尹氏於末章曰知斯三者君子之事備
矣

四書待問卷之十二終

臣瞿啟甲呈進

四書待問卷之十三

臨江蕭 鎰 編

大學

經

明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明明德之功在己
固可必其至於至善新民之功在人亦可必
其止於至善乎

且自明其明德明德明盡然後漸民以民摩民以義
知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

之如此變化其氣質自然可止於至善

明明德新民固有次第然明德工夫未盡而有家國將委置而不齊治邪

方格物致知時以下條目即當時無一不求知其理雖履其事亦是學習到功夫成熟後一級升一級正履其位是時方止於至善

知止知至之別

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

臣瞿啟甲呈進

知止則止字為重言知其所當止也知至則知字為重言其知識到極處也

知止而后有定能靜能安矣猶待慮而后能得耶

知止蓋知至善之所在故有定能靜能安及至事至物來又不可不審慮者隨事觀理極深研幾之謂思之精密也如可以與可以無與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死可以無死至此更須量而后能得其所止知止為始能得為終而能慮一節最為功夫切至處

其間曰節自知止以至能安其進皆易能慮能得其進獨難蓋學者每至於安即晏安而不知慮耳故極深研幾功夫切至乃可望其能得先儒謂慮非顏子不能此之謂也

知止謂知其所止能得謂知其所止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抑有別乎

物格知止是知其所止意識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得其所止

定靜安慮得有字能字之別

臣瞿啟甲呈進

定以理言故曰有靜安慮得以心言故曰能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明德新民何以為物知止能得何以為事

物猶事物之物事乃從事之事故明德新民為物知止能得為事以類求之如曰物曰知曰意曰心曰身曰家國天下物也曰格曰至曰誠曰正曰修曰齊治平事也

物有本末言明德新民也而曰致知在格物則物非明德新民矣

明德新民二物無所不該格物之物雖散為萬殊而其物理之本莫大於此大學以格為明明德之始事蓋自始格之時所謂民德新民已在其中其餘事事物物洪纖精粗莫不欲窮致其極者皆以成就此三物而已

治國平天下天子諸侯之事也而一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豈學者亦得以與於此乎

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在我之所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事而非我職分

臣瞿啟甲呈進

之所當為故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嘗不在其分內也夫大學之教乃為天子之元子眾子公侯卿大夫之適子與國之俊秀而設是將有為天下國家之責則其所以素教而豫養之者安得不以為已事之當然而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

治平與誠正修齊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此大學之本旨也若必以平治為君相之事而學者無與焉則內外之道異本同歸與經旨相背

馳矣禹稷顏回同道豈必居位乃為為政哉

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下文至誠意致知皆以先言而獨曰致知在格物

格物致知彼我相對而言致知之道在於即事觀理以格乎物今日於一物之上格得一物之理即我之知亦得今日所格一物之理明日又於一物上格得一物之理即我之知又得明日所格一物之理日日格之於物之理格得愈多則我亦日日知之於物之理所知亦多其實只此一理才彼格即此知也所以

臣瞿啟甲呈進

自致知至平天下皆以先言而末言致知在格物者言格物便致知也

格物致知雖不言先而亦必待格物之理而后有以致吾之知則格致未嘗無先後特於理其應差速耳故下文亦曰格物而后致知蒼藂

明明德新民為對則固專以自明為言矣又言明明德於天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

中

篇首三言大學之綱領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

言之則明明德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而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識而程子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夫誠意乃在格物致知之後今乃先立誠意始去格物毋乃非其序與

臣瞿啟甲呈進

誠字貫動靜終始未有格物致知而誠不存者一有不存則不知所格者何物所致者何知惟其以誠意為主則自然無妄故其格物則物理無不實致知則所知亦無不實雖格物致知識意次意如此然誠意實為眾條之樞紐不可不知也

意識而后心正心者身之主也意者心之發也意發於心則當聽命於心今日意識而后心正則意反得以管束其心乎

心之本體嘗不正所以不得其正者以其所發動何

處或有未慊而不免於自欺則邪惡之念興而有以
動其心耳先儒言誠意是善惡關誠之則善不誠則
惡唯其真無惡而實有善所以能存其心所謂而心
正者亦曰意得其誠乃能正心非謂意之足以管束
此心也

心者身之所主意者心之所發心無形體之可執意
有端緒之可尋故自脩之首必先誠意意識則心正
矣先儒謂誠意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蓋言心之所
由以正也

臣瞿啟甲呈進

意識而后心正意既誠矣心豈有不正者乎
意若未誠只是一虛偽無實之人豈問心之正與不
正惟是意無不誠然後方能見得忿懣恐懼好樂憂
患有偏重於此隨而正之

四書待問卷之十三終

臣瞿啟甲呈進

四書待問卷之十四

臨江蕭
鎰
編

大學

傳

盤銘日新本明德事何以屬之新民之首
此言所以新民者必由我之自新也故章句於無所
不用其極曰言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

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而傳獨以君子
無所不用其極結新民而不及明德

傳之二章所引湯銘其曰日新即明明德之事也所引詩書則新民之事也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言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是兼明德新民而言之則亦兼明德新民而結之矣又安知此句不通前章而結之乎

人道之大倫有五三章何以止言君臣父子朋友而不及夫婦兄弟

此雖人倫大目而僅舉其三欲人就此擴廣之耳故章句言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

臣瞿啟甲呈進

餘究其蘊者是就此三者窮究其蘊奧盡其餘者是就此推廣婦如夫婦止於有別兄弟止於有序皆自此三者充之

切磋琢磨皆言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之意則切磋何以謂之道學琢磨何以謂之自脩切磋治骨角者也琢磨治玉石者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如骨角脉理可尋而磋切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自脩謂省察克治之功如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力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

切磋所以為道學者學雖貫通而益致其貫通之妙
此則格物致知之功智之事也故有取於治骨角之
事琢磨所以為自脩者已雖治擇而益致其治擇之
勤此則誠意正心之功聖之事也故有取於治玉石
之事然不學固不能自脩而學者又不可以不自脩
學與自脩又相為用也

知至而后意誠則知至之後意自誠矣傳何
以猶兩言慎獨

知之不至則不能慎獨亦不肯慎獨唯知至者見得

臣瞿啟甲呈進

實是實非灼然如此猶恐隱微之間有所不實則不
能不墮於意欲之私故必戰懼以終之此所謂必慎
其獨也如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其身而
後已彼豈知之不至然必如此方能意識

誠意章兩慎獨

上文必慎其獨者欲其自謙下文必慎其獨者欲其
毋自欺上文欲其察於隱微之間必吾所發之意好
善則如好好色惡惡則如惡惡臭皆以實而無不自
慊下文欲其察於隱微之間必吾所發之意由中及

外表裏如一皆以實而毋少自欺毋自欺是誠意自謙是誠意

大學之道自格致以至誠意則理無不明善恐不實宜其泛應曲當無毫釐之失何以於忿懣好樂憂患恐懼而有不得其正于其親愛賤惡哀矜畏敬教情而不免於辟邪

聖賢唯知義理之無窮故雖正心脩身大綱已具而一與物接或於前四者而有不得其正於後五者而不免於辟則是學問之小疵猶必隨事檢點省察使

臣瞿啟甲呈進

有四者而皆歸于正有五者而不至于辟其所謂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亦曰意得其誠乃能正心心得其正乃能修身非謂此意一誠則心不待存養而自正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束而自修也知止而后有定能靜能安矣猶必能慮而后能得聖賢修身工夫何有已時

忿懣恐懼好惡憂患親愛賤惡哀矜教情皆自七情中出而以上四者釋正心下五者釋修身如何區別

總是七情之動然一是心與事應一是身與物接所以為正心修身之別

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以為有所喜怒哀懼便為不得其正則必如槁木死灰乃為得其

正邪

心之本體湛然虛明而喜怒哀懼隨感而應若其中節固無不得其正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一或不能無失且不能不與之俱往則其喜怒哀懼動乎其中未能中節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

臣瞿啟甲呈進

非謂才有才怒憂懼便為不得其正也

心正則身宜無不修矣而猶有五者之辟乎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必其當親愛者而親愛焉未見其辟也當畏敬而畏敬者焉未見其辟也賤惡哀矜教情各因其可而為之賤惡哀矜教情焉亦未見辟也唯常人之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而不加察則必陷於一偏而為修身之累耳聖賢唯見義理之無窮故正心修身大綱已具而身與物接或不能無五者之辟則是氣稟學問之小疵尤必隨事檢點使

有之而不至於辟耳自修

此謂身與事接而或有所偏非以為事與事接而必有所偏也所謂心正而后身修亦曰心得其正乃能修身非謂此心一正則身不待檢點而自修也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固人心之所宜有教情凶德曾謂本心而有如是之則乎

教之為凶德也正以其先有是心不度所施而無所不教耳若因其人之可教而教之則是常人之情所宜有而事理之當然也如孔孟之取瑟而歌隱几而

臣瞿啟甲呈進

臥蓋因其有以自取而非吾有因欲教之心之豈得遽謂之凶德哉况章旨乃為慮其因有所重而陷於一偏者發雖曰有所教情而其意人則意人於此更加詳審雖所當教情而猶不敢肆其教情之心也亦何病

九章言孝弟慈下文引如保赤子以釋慈而不及孝弟

孝忠雖人情之所同有然守而不失者亦鮮如保赤子一事則人罕有失之者故於此特發明人所易曉

者以示訓耳蓋世有日致其孝而或不能不失愛於其父日修其弟而或不能不失愛於其兄如舜之於父子周公之於兄弟是皆人倫之變者也赤子之心非有知覺當其將入井之時惻隱之心隨見而發雖至強戾此機亦動非以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也以如保赤子推之則所以事君事亦猶是矣故章主曰以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推廣之耳蒼叢仁讓貪戾皆出於人而仁讓言家貪戾言人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爾惟德罔小萬邦惟

臣瞿啟甲呈進

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也
言為惡之效捷於為善也仁讓必積而形於一家而後可以化一國貪戾則才出於一人之身而一國已作亂矣

九章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而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則是猶待勉強程督而後化且內適自修而遽望人之皆有已方僅勉而遂責人以必無可乎此為治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有條教法

令之私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及其所好而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欲其先成於己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脩己都不治人而欲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脅之必以從也

治國章言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似言平天下有諸己而后求諸人所藏乎身不恕又似言脩身

亦言其機如此也此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動化之

臣瞿啟甲呈進

妙自是如此聖賢之言簡暢修齊治平理自相關豈可截然不相入也

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舜之失愛於其父周公之見疑於其君流言於其兄果足法乎

衆人道其常聖人處其變至瞽瞍底豫而天下化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執書以泣斯足法矣

九章言恕十章言絜矩絜矩亦恕之事二章

何以各言之

恕者推己及人之謂絜矩者即其身之所處度長絜大使上下四旁均齊如一而不方之謂恕以己人相對而言則為兩絜矩以己中處以下下四旁而言則有三先儒又以九章為責人之恕十章為愛人之恕絜矩不獨在財用而十章言財獨詳

財者人之所同欲易以爭奪故制財用尤絜矩之大者至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則是絜矩之效孟子是清其源大學是別其流

臣瞿啟甲呈進

十章屢言財用之失民矣而又言生財有大道

此所謂有土此有財也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不可一日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剝民以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厚下而足民者固未嘗發也

仁者以財發身散財沽名以致民之奉己仁者果如是乎

此特言散財之效如此仁者不私其有人而自歸之
而身自尊非以財致人之奉己也

四書待問卷之十四終

臣瞿啟甲呈進

四書待問卷之十五

臨江蕭鎰編

中庸

第一章至十九章

子思以中庸名篇名篇而首章先言中和
所以名篇本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未
發之中在所以先開說未發之中然後說君子之時
中

中和之中專指未發而言然中庸之中實兼體用和

是發于心庸是見於事庸又有平常之意則所謂中庸實該中和之義而於一篇大旨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

首章性教二十一章性教同異

首章言性者人物同得於天以生之理也教者聖人之品節人物所當行之道以為于天下者也後章言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教者賢人之學由教而人者也首章性教令人與物言之舉其體統也後章性教別聖與賢言之次其品節也舉其體統以見

臣瞿啟甲呈進

道之本源出於天而不可易次其品節以見天道人道之所以分此朱子所謂不同與然天之所賦而人得之以生之理聖人則全其所賦而有之聖人品節人物所行之道賢者則遵其所品節之教而修之則又朱子所謂轉一轉說也

不睹不聞此未發之初至靜之時也當至靜之時不知戒懼之心何處着落

不覩不聞此人生而靜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既是未發才着工夫便是發了雖是未發其體已具萬用戒

慎恐懼者常常照管持守之而已所謂常惺提發也
不睹不聞此未發之中心不動之境也既是
不動却下戒懼工夫用力於戒懼得無反動
其心乎

戒慎恐懼存心於涵養而非用力以作為之謂也夫
不睹不聞至靜之時乃動靜之幾最人所當審者一
有不謹則無以養其心養之而過用其力則反以動
其心是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雖其所
不覩也而親於無形不以其未覩而忽之也則戒慎

臣瞿啟甲呈進

以守之雖其所不聞也而聽於無聲不以其未聞而
易之也則恐懼以持之二者皆存誠養性之事而未
至於着力用工之地也即書所謂不見是圖詩所謂
相在爾室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上蔡所謂
常惺惺法是也若以不睹不聞而怠於涵養固非所
以為戒懼戒懼而妄有作為則作心不能無動而亦
非天理之本然矣然則戒懼如之何敬以直內而已
先儒亦曰敬貫動靜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則戒懼亦慎獨也戒懼慎獨何以為一

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其始當如此戒懼所以存天理之本然慎獨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蓋兩事也不睹不聞者己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存誠養性氣象如此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慎者尤在於隱微之地也存誠養性工夫如此卒章潛雖伏矣

臣瞿啟甲呈進

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

首章先戒懼而後慎獨卒章先慎獨而後戒懼

先戒懼而後慎獨是自密而疏蓋由內以及外先慎獨而後戒懼是自疏而密蓋由外以及內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在何處發而中節謂之和和還有中否

既是未發即渾然一理但謂之中不見中之所在才

發便有所向雖中亦謂之何

未發之中固以在內言之也君子而時中則隨時處中又以在外言之中有二義與

有中和之中有中庸之中未發者中和之中以其體言故謂之內時中者中庸之中則兼體用合內外言之所謂在心之中在事物之中也時中之中又可專以在外言之乎

未發則中在中已發則中在事物中有二義乎

臣瞿啟甲呈進

不偏不倚言未發之中無過不及是中之在事物者所謂時中也無二義但有已發與未發耳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又曰立天下之大本首章大本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也三十二章大本聖人所性之全體也是其為道之體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初無異也立大本亦與致中同義

和也者天下之達道又曰五者天下之達道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所謂日用事物當行之理性之德而具於心者其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亦率是性而已人倫既正此即情之中節者豈不是和蒼藂

首章言大本達道何以立天之大本不及達道五者天下之達道不及大本

先賢立言有體用皆具者有舉體以該用者有因用以見體者况五達道下文繼之以三達德立大本上文先之以經綸大經則於體用未嘗不具也自修

子思以中庸名篇而首章先言中和庸與和有異乎

臣瞿啟甲呈進

以情性言中和者別具體用則和者中之對待天下之達道也以德行言中庸見諸行事則庸者中之常道天下之定理也蓋庸之為言平常以平常言中故無時而不中無時而不中則發皆中節而和亦中矣先儒謂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若發於心者雖和而見於事者有不庸焉則非所以為時中而所謂和者亦間斷矣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以有位者言之
一介之士何得如此

人各隨其地為之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學之為王者事

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致得一國天下中和便充塞一國天下有此理便有一事有此事當有此理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如何一日克己復禮便得天下歸仁為有此理故也

道之不行宜若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以歸之知愚道之不明宜若知愚之過不及而以歸

臣瞿啟甲呈進

之賢不肖

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其昏昧塞淺則必蔽於一曲暗於大理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者知之過既唯知是務而以為道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勇于有為者其操行常高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其卑污苟賤則必安於故常溺於物欲不能行君子之

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者行之過既唯
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
以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舜知也顏子仁也章句以舜其大知為知回
之為人為行然用中於民似行擇乎中庸似

知

好問好察豈不是知能擇能守豈不是行

寬柔以教安得為強

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不及強者

臣瞿啟甲呈進

也然能守其氣質堅忍而不變者是亦強也

南方之強與強哉矯不同何以皆稱君子

上君子以氣稟言下君子以學力言氣稟者風土之
所生學力者義理之所就

氣稟柔弱而能以含忍之力勝人亦君子之道四者
之強乃中庸之不可能者所謂君子之強也前君子
是乎說如君子長者之謂後君子乃是成德之名

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為強中立自
是不倚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為強哉

中立固無倚然凡物之情唯強者為能無所倚而獨立弱而無所倚則其不傾倒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以不倚為強也

中立者四邊虛剛立不住易得求倚唯強有功者乃能不假倚倚自然中立

君子之道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及其至也
有人有所不知不能聖人既有不知不能則道之全體終不可得而盡邪

聖人盡性踐形其於道理已無虧欠但究極而言一

臣瞿啟甲呈進

物一理猶為有虧一事不知猶為有欠天下道理無盡聖人容有不到處極言隱處無窮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舉費以見隱及鬼神為德先言不見不聞又曰體物如在則兼言費隱鬼神之為德與君子之道非有二也但君子之道即人之所行者言之故言費而隱自存鬼神之為德則本人之所不見者言之故先言其隱而後及於費所謂兼費隱包小大也

忠恕違道不遠下文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

於人何以言恕而不及忠

方盡己時未見所謂恕及其推己則忠已行乎其間所謂無忠做恕不出是也忠恕未始相離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

忠者恕之所以存恕者忠之所以發存於心者無一毫之不盡則其及於人者亦稱物平施而無不當矣苟發於己者有所未能自盡則忠不在己雖欲推以及人又將何物以推之哉故曰無忠做恕不出

言鬼神之神曰齊明盛服言所以脩身亦曰

臣瞿啟甲呈進

齊明盛服夫鬼神天地之功用二氣之良能修身為九經之始事豈齊明盛服以盡之足乎

誠字為一篇樞紐齊明誠之本乎中者也盛服誠之齊乎外者也齊明盛服所以將此誠者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故必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其為修身虛文也故必齊明盛服然後能非禮勿動而可以修

身蒼叢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猶視諸掌乎郊社所以祀天地禘嘗所以祀宗廟不識施於治國何易如此

先儒有言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識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蓋理無不明則知天地之所以運日月之所以行山岳之所以峙江河之所以流人物之所以蕃於此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則於治國乎何有識無不格則祭宗廟主於孝祭天地主于敬孝敬盡其誠

臣瞿啟甲呈進

焉而天神格廟焉而神鬼享由是而以孝治天下篤恭而天下平於治國乎何有

禮不王不禘諸侯不得祭天地分有所不得則其心有所不安心既不安則自不相通而求其理之明誠之格可乎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唯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安於守分而不為其所不得為而治國不難矣自修

四書待問卷之十五終

臣瞿啟甲呈進

